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十

姚江 黃宗羲著

門人 萬言訂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被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為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脉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當以為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為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麤機則良知已落後着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為權

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
有善念有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
惡者氣之動即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為知知亦只
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為
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文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為至善善一也
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
教人在致和上着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
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陽明全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
吏部尚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為雲五歲
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
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

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虔閩不靖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剝頭諸寇己卯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之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思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為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家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疾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

率以收歛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歛不須更主於收歛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歛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為絕异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

根之本總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聞相去不遠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胡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中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陽明傳信錄

暇日讀陽明先生集摘其要語得三卷首語錄錄先生與門弟子論學諸書存學則也次文錄錄先生贈遺雜著存教法也又次傳習錄錄諸門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為言學言教者存宗旨也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為轉註凡以使學者截去之繞尋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為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說遠溯之精一之傳蓋自程朱一綫中絕而後補偏救弊契聖歸宗未有

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已不學其所悟而學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顧又其弊也說知說行先後兩截言語言參轉增學處吾不知於先生之道為何如間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時權實互用後人不得其解未免轉增離岐乎宗周因於手抄之餘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僭存一二管窺以質所疑冀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傳之久而無弊也因題之曰傳信云崇禎己卯七月既望後學劉宗周書

語錄

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所謂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是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人神也譔振中

○刊落聲華是學人第一義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

此語自是印過程朱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去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應原忠○已見後方知難政為此

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尚泛調停至先生始一刀截斷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救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

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誠無為便是心體入微處良知即從此發露者故謂之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

吾輩通惠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以土與黃宗賢

○開處不是源莫錯認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工夫只是致中和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義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以純與○先生恢復心體一齊俱了亦是有大功於聖門與孟子性善之說同

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

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天答王○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離學問思辨行則與朱子之說何異至又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則不免自相齟齬未知孰是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寄李○今且識援之登岸是何物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元靜○勘得到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即儒釋分途處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

明儒學案
五
文瑞樓印行

一真一切實

以上皆與薛尚謙

○識得第一義即遷善改過皆第一義

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

答羅整菴少宰

○整菴又有答先生書云前三物為物三後三物為物一為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散而為兩散而為

萬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

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身者其亦可謂窮理乎

與復

○洙泗淵源原是如此得曾子發明更是樸實頭地曾子就誠處指點先生就明處指點一而

已矣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論○與定性書相為表裏

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如此用功真不怕不長進

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昌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良知之智實自惻隱之仁來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

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過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此戒慎恐懼

者是良知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

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有二也二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病瘥之人瘥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瘥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瘥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

以上皆答陸元靜

○照心固照妄心亦照二語先生

自為註疏已明讀者幸勿作玄會未病服藥之說大是可思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

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為樂之累耶○最是發明宋儒主敬之說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何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服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答周道通○如此方與不思

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

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以上答周道通

○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

云性即是氣氣即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

謹獨即是致良知

與黃勉之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着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起上略○所謂頭腦是良知二字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